

第二部：購物遠征

三

家。

家是波瑪 (BAMA)，蔓生地，波士頓亞特蘭大都會軸 (Boston-Atlanta Metropolitan Axis)。

設計一幅顯示資料交換頻率的地圖，一面超大螢幕上每一像素代表一千個百萬位元組。曼哈頓與亞特蘭大灼燒成熾白。然後開始脈衝，流量將讓你的模擬程式超載。你的地圖將像宇宙新星爆炸。冷卻下來。放大尺度。每一像素代表一百萬個百萬位元組。每秒一億個百萬位元組尺度下，你開始分辨出曼哈頓中城某些區塊，圍繞亞特蘭大舊城中心有百年歷史的工業公園輪廓……

凱斯自機場的夢醒來，夢見莫莉的黑皮衣在他前頭走過無數機場大廳，成田、史基浦、歐里……他看著自己在某販售亭買了塑膠扁瓶裝丹麥伏特加，黎明前一小時。

在蔓生地鋼筋水泥的根部某處，列車驅動一柱腐舊空氣通過隧道。列車本身安靜無聲，滑行在磁浮避震器之上，但位移的空氣讓隧道歌唱，低音深入次音速。震動傳導至他躺臥的房間，乾燥鑲木地板的裂縫揚起一陣灰塵。

張開眼睛，看見莫莉，裸身，在一整片簇新粉紅記憶膠墊伸手難及的位置。頭頂，煤灰斑斑的天光格柵濾過射入的陽光。密集板取代了原本一片約半尺見方的玻璃，一條粗肥的灰纜線從那出現，垂

在地板上方幾公分處晃盪。他側躺，看著她呼吸，她的乳房，光滑的側線蘊含戰機機身功能性的優雅。她的身體精練，簡約，舞者的肌肉。

房間很大。他坐起身來。除了粉色的寬床台，和床邊兩口嶄新同型的尼龍袋，房間很空。空白的牆，沒有窗，一扇漆白的逃生鋼門。四壁塗上無數層白色乳膠漆。工廠空間。他清楚這類房間，這種建築；住在裡頭的房客遊走於藝術算不上是犯罪，犯罪也算不上是藝術的曖昧地帶。

他回到了家。

腳一旋踏上地板。許多小木塊拼成的地板，有些木塊佚失，有些木塊鬆動。他頭在痛。想起阿姆斯特丹，另一個房間，位於中心舊城區，數世紀前老建築。莫莉拎著柳橙汁和雞蛋自運河邊回來。亞米帝吉出門處理某項祕密行動。他們兩人單獨行過大壩廣場，去了一間單瑪路大道上她熟悉的酒吧。巴黎是迷濛的夢。購物。她帶著他購物。

他站起來，套上攤在他腳邊起皺的黑色新牛仔褲，然後在袋子旁邊跪下。先打開的是莫莉的袋子：整齊折好的衣服，看起來昂貴精巧的小配件。第二個打開的袋子塞滿他不記得買過的什物：書，卡帶，神經刺激模擬裝置，吊著法國和義大利標牌的衣服。他在一件綠T恤下面，發現一個摺紙包起的扁平包裹，再生日本紙。

拿起包裹時包裝紙裂開，一顆明亮的九芒星墜落——直立插入木地板一罅裂隙。

「紀念品，」莫莉說。「我留意到你老是盯著這玩意。」他轉身，看見她盤腿坐在床上，惺忪地用酒紅指甲抓著肚子。

「待會兒會有人來替這地方徹底安檢，」亞米帝吉說。他站在敞開的門廊，手裡握著老式的磁卡鑰匙。莫莉用她袋子裡取出的德製小爐煮咖啡。

「安檢可以交給我，」她說。「我手邊就有足夠的配備。區域性紅外線掃描器，警報器……」

「不用，」他說，關上門。「我要這地方滴水不漏。」

「隨你便。」她穿著暗色織網「恤，下擺塞入黑色鬆垮的棉褲。

「亞米帝吉先生，你以前當過警察？」凱斯從自己坐著的地方發問，背頂著牆。

亞米帝吉不比凱斯高，但他的寬肩和軍人儀態，感覺整個人塞滿了門廊。他穿著色調沈重的義大利西裝，右手提著黑色小牛軟皮公事包。沒再戴著特種部隊耳環。英俊無特徵的臉部輪廓，表現著整形沙龍製造出常見的美感，是過去十年媒體上領銜明星臉的保守融合。他雙眸蒼白的閃爍，強化了整張臉面具般的效果。凱斯開始後悔問這個問題。

「我是指不少特種部隊的人最後都成了警察。或是企業體的保安，」凱斯不自在補充。莫莉遞給他馬克杯，裡頭咖啡熱氣氤氳。「你讓他們處理我胰臟的手法，很像警察那套。」

亞米帝吉關上門橫越房間，站在凱斯面前。「你是個幸運兒，凱斯。你應該謝謝我。」

「我應該嗎？」凱斯大聲吹著咖啡。

「你需要個新胰臟。我們替你買來的胰臟，讓你擺脫了危險的癮。」

「謝啦，但我很享受那癮。」

「很好，因為你現在有了新的。」

「怎麼說？」凱斯視線離開咖啡，抬頭。亞米帝吉微笑。

「你體內現在有十五個毒囊，接附在數條大動脈管壁上。凱斯，毒囊正在溶解。速度很慢，但確實在溶解。每個毒囊包著一個真菌毒。你很清楚這種毒的效果。就是你的前屋主在曼菲斯放入你身體裡的。」

凱斯對著微笑面具眨眼。

「你有時間來完成我雇你去做的事，凱斯。就僅僅如此。完成工作，我就替你注射酵素，在不破壞毒囊下去除接附。然後換血。不然毒囊溶解，你便回到我當初找到你的樣子。因此事情很清楚，凱斯，你需要我們。你極度需要我們，就像之前我們把你從臭水溝裡撈起來時相同。」

凱斯望著茉莉。她聳聳肩。

「現在下去貨運電梯，把那裡的箱子搬上來。」亞米帝吉遞給他磁卡鑰匙。「去吧。你會喜歡的，凱斯。就像聖誕節早晨。」

蔓生地之夏，購物中心人群來回搖曳如風吹草，需求與滿足的突來漩渦刺穿過肉體的原野。

濾射陽光下，他和茉莉並坐在一座乾涸的水泥噴泉邊上，讓川流不息的臉龐描述他人生的階段。先是眼皮下垂的孩子，混跡街頭的男孩，雙手自然放鬆在身體兩側待命；然後是一個青少年，紅色眼鏡後的臉龐光滑神秘。凱斯想起十七歲在屋頂幹架，黎明測地線玫瑰色光芒裡的安靜戰鬥。

他在水泥上移動身體，感覺水泥的粗糙冷冽穿透黑色薄牛仔布。這兒一點也不像仁清的電子舞蹈。這是不同的商業，有不同的節奏，帶著速食、香水、和新鮮的夏天汗水氣味。

庫房裡他的工作平台備妥，小野／仙台符控流域七型。他們出來時，住處到處散落著形狀抽象的

白色包裝泡棉，揉成一團的塑膠薄膜，和幾百粒泡棉珠。那小野／仙台，是保坂電腦明年最貴的機種；新力螢幕；十幾片企業級冰壁磁片；和一台百靈牌咖啡機。亞米帝吉只等到凱斯驗收裝備。

「他要去哪？」凱斯問過莫莉。

「他喜歡飯店。大飯店。如果他能弄到，靠近機場的最好。我們去街上走走。」莫莉拉上拉鍊，把自己塞進一件舊的軍用背心，上頭附著十幾個形狀怪異的口袋，再戴上一副大大的黑膠太陽眼鏡，完全遮蓋住她的內嵌鏡面。

「妳在這之前就知道毒囊那玩意？」他問她，在噴泉邊。她搖頭。「妳認為那是真的？」

「也許是，也許不是。都有可能。」

「妳知道有什麼方法我能弄清楚？」

「不知道，」她說，舉起右手打出噤聲的暗號。「那種玩意太精細，無法掃瞄得到。」然後她的手指又動了起來：這次是等等。「你反正也不太在乎。我看過你撫摩那仙台，老兄，相當色情。」她大笑。

「所以他抓住妳什麼把柄？他如何讓工作女郎就範？」

「職業自尊，寶貝，僅是如此。」再一次噤聲手勢。「我們去吃點早餐，如何？雞蛋，真的培根。你長時間吃重組的千葉燐蝦，可能會致命。來吧，我們做地鐵到曼哈頓，然後吃頓真正的早餐。」

塵埃滿佈的黯淡霓虹玻璃燈管大寫字母拼出「大都會全象術」。凱斯挑著一片卡在他前齒間的培根。

他放棄問她要去哪和為什麼去那；他得到的回答，永遠是肋骨上一戳和噤聲的手勢。她聊著當季流行，聊著運動，聊著他從沒聽說過的加州政治醜聞。

他環視這條廢棄死巷。一張新聞紙車輪般滾過路口。東城的怪風；和氣體對流以及圓頂的覆疊有關。凱斯從窗戶窺視死寂的霓虹招牌。他肯定她的蔓生地不是他的。她領他去十幾個他從未見過的酒吧和俱樂部，處理商務，通常只用上一個領首。維繫人脈。

「大都會全象術」後頭陰影裡有物移動。

門是片波浪板屋頂建材。門前，莫莉的手流動出一套他跟不上的複雜手勢。他捕捉到代表現金的暗號，大拇指刷著食指指尖。門朝內盪去，她引他進入灰塵的氣味。他們站在一塊空地，兩邊高高堆起緊密糾結的廢物，連上兩壁滿是起皺平裝書的架子。廢物看起來如同在此長出，扭曲金屬與塑膠的葷類。他能辨認出一些個別的物件，但似乎又溶入了整體：電視的內臟老舊到柱立著真空管玻璃殘株，破碎的碟型天線，棕色纖維罐，塞滿腐蝕的合金管材。一大疊舊雜誌瀑布般流瀉至空地，逝去夏天的胴體茫然上望，看著他隨她走過壓扁廢料形成的窄隘峽谷。他聽見身後的門關上。沒有回望。

甬道盡頭一床老舊軍毯橫釘門上。莫莉低身拉起軍毯進入，白色光線流瀉而出。

四面純淨潔白的正方形塑膠牆，相配的花地板，地板鋪著醫院用白色地磚，上頭有小小突起的防滑圓盤。中央一張漆成白色的四方形木桌和四把白色折疊椅。

此時一個男人站在他們身後門口處眨眼，軍毯披風般搭落他單肩，如風洞中設計出的男子。他的耳朵非常小，平貼窄小的頭骨，大顆門牙在不太像微笑的表情中露出，明顯朝後方傾斜。他穿著一件古老的斜紋布外套，左手握著某種類型的手槍。他窺探他們，眨眼，然後放下槍收進外套口袋。他對

NEURON MAN CER
凱斯做個手勢，指著靠在門口處附近一塊白色塑膠板。凱斯橫越房間走向那塊板子，發現是塊堅實的電路夾板，近一公分厚。他幫那男子抬起板子，放在門口。有著尼古丁漬的靈活手指，用邊緣處的白色魔鬼黏固定板子。隱藏式的廢氣排放風扇開始嗡嗡運轉。

「時間，」男人說，直起腰，「在計時。妳知道費率的，莫莉。」

「我們需要做個掃描，芬。掃描植入。」

「那麼就到那邊兩個柱子間。站在膠帶上。站直。現在轉身，給我完整的360度。」凱斯看著她在插滿感應器的兩片脆弱支架間旋轉。男人從口袋取出小型監視器，斜視螢幕。「妳頭裡有新玩意，嗯。矽，有層熱解碳包膜。一個時計，對吧？妳的鏡片讀數正常，低溫均質碳纖維。熱解碳包膜的生化相容性比較好，但這是妳的事，對吧？妳的爪子還是老樣子。」

「到這來，凱斯。」他看見白色地板上黑色磨損的X。「轉身。慢慢的。」

「這小子還是個處男。」男人聳聳肩。「有些廉價的補牙，全部就這樣。」

「你做了生物讀數？」莫莉拉開拉鍊脫下綠背心，取下黑色眼鏡。

「妳以為這是醫學中心？爬上桌子，小子，我們要做些切片。」他笑著，露出更多顆黃牙。「沒事，芬說的，寶貝，你身上沒有竊聽蟲，沒有皮質炸彈。妳要我關掉屏蔽嗎？」

「看你要花多久離開，芬。然後我們要全屏蔽開著，愛多久就多久。」

「嘿，對芬來說完全沒問題，莫。只不過妳是按秒付費。」

他離開後他們封住門，莫莉轉過一張白椅坐下，下巴擱在交叉的前臂上。「我們來談談。這是我負擔得起最隱密的場所。」

「談什麼？」

「談我們在幹的事。」

「我們在幹什麼？」

「替亞米帝吉辦事。」

「妳說這無關他的利益？」

「是的。凱斯，我看過你的資料。我也看過我們購物清單上其他的項目，看過一次。你跟死人合作過？」

「沒有。」他看著自己在她鏡片裡的反影。「我想我也可以。我很在行我做的工作。」現在式狀態讓他緊張。

「你知道迪西·腦死線死了？」

他點頭。「心臟，我聽說。」

「你要和他的組建一起工作。」她微笑。「教你技術，是吧？他和昆。對了，我認識昆。實實在在的混蛋。」

「有人取得了麥考依·普利的紀錄？誰？」凱斯現在坐下，雙肘擱在桌上。「我不懂。他根本不可能坐得住讓人紀錄。」

「感知／網。付給他一大筆錢，你最好相信。」

「昆也死了？」

「沒這種好事。他在歐洲。他和這事無關。」

「嗯，如果我們能得到腦死線，一切都輕而易舉了。他是最棒的。妳知道他腦死過三次？」她點點頭。

「腦電圖平平一直線。給我看過紀錄。『天哪，我翹了。』」

「聽好，凱斯，加入這任務以來，我一直想搞清楚亞米帝吉背後是誰。但看起來不像是財閥，政府，或什麼黑道組織。亞米帝吉聽令行事。像是告訴他到千葉，找個快要玩完的嗑藥鬼，然後用一個程式交換能修好他的手術。市場上願意付給那道手術程式的錢，夠請二十個世界級符控牛仔。你很棒，但沒那麼棒……」她抓抓鼻翼。

「但明顯對某人有意義，」他說。「某個大人物。」

「別讓我傷你的心。」她露齒而笑。「我們要進行一項硬底子行動，凱斯，取得腦死線的組建。感知／網把組建鎖在上城區一個圖書館保險庫裡。防得比鰻魚屁股還緊。好，感知／網把秋季的新材料也鎖在那。要是偷走那玩意，我們就削翻了。但我們不這樣幹，我們必須拿到腦死線，只拿這個。奇怪吧。」

「是呀，都很怪。妳怪，這洞怪，大廳外那隻奇怪的地鼠又是誰？」

「芬是我的舊識。主要幹銷贓。還有軟體。這隱私工作只是副業。不過我讓亞米帝吉接受他擔任我們的技術人員，所以他等會兒出現時，你從沒見過他。懂嗎？」

「那亞米帝吉在妳體內溶解什麼東西？」

「我沒這麼難搞。」她微笑。「每個人都有在行的事，這就是他們的價值，不是嗎？你切入，我打架。」

他凝視她。「告訴我妳知道關於亞米帝吉的事。」

「首先，沒有叫做亞米帝吉的人參加什麼嘯拳行動。我查過。但這不代表什麼。他看起來不像生還者照片裡任何一個人。」她聳聳肩。「沒什麼大不了。我有的只是這些初步資料。」她指甲敲打著椅背。「但你是個符控牛仔，不是嗎？我是說，也許你可以查一查。」她微笑。

「他會宰了我。」

「或許會，或許不會。我想他需要你，凱斯，很需要你。此外，你是個聰明的滑頭，對吧？騙過他沒問題。」

「妳提過的那張清單上還有什麼其他的東西？」

「玩具。大部分給你用的。還有一個貨真價實的瘋子名叫彼得·里維耶。糟透的顧客。」

「他人在哪？」

「不知道。但他是個病態的渾蛋，絕不誇張。我看過他資料。」她做出厭惡的表情。「糟糕透頂。」她站起身，伸懶腰，如貓。「小子，我們是否算同盟？一起的？伙伴？」

凱斯望著她。「我有很多選擇嗎，呃？」

她笑了。「沒錯，牛仔。」

「母體源出於原始的大型電玩，」旁白說著，「以及早期圖像程式，還有軍方的頭蓋插座實驗。」新力螢幕上，二維的太空大戰淡入數學產生的羊齒森林後，演示了對數螺旋的空間可能；冷藍色的軍事短片燒入，實驗動物接線至測試系統，頭盔訊號傳入坦克和戰機的開火控制迴路。「符控流域。每一

NEURONAL CENTER

天數十億遍佈各國的合法操作員，以及學過數學概念的孩童，經驗到的共意幻覺……從人類系統所有電腦儲庫抽離出的資料，變成圖像再現。無法理解的複雜。心智的非空間裡排列成行的光，資料的星團與星座。如都會之光，漸遠漸逝……」

「這什麼？」他切換選台器時，莫莉問。

「小孩的玩意。」選台器輪轉，間斷流洩的影像洪潮。「關掉，」他對保坂說。

「凱斯，你現在想試試嗎？」

星期三。距離他自廉價旅館莫莉身旁醒轉，已經八天。「你要我出去嗎，凱斯？或許你一個人比較容易些……」他搖搖頭。

「不用。待著，無妨。」他將黑絨吸汗頭帶套上前額，小心不干擾到平貼的仙台皮膚電極。他凝視著膝上的工作平台，沒有真的看見，看見的是仁清的商店櫥窗，焰閃著反射霓虹的鍍鉻飛鏢。他目光上移，看著新力上方牆壁，他掛起她的禮物，黃頭大頭針穿過流星鏢中心釘在那兒。

他閉上眼。

找到電源開關突脊的表面。

在他眼睛後方血紅映出的黑暗裡，銀色的光幻視自空間邊緣沸騰滾入，催眠影像如隨機畫面編成的影片亂閃而逝。符號、形體、面容，視覺資訊模糊破碎的曼陀羅。

拜託，他祈禱，開始——

灰色圓盤，千葉天空色。

開始——

圓盤開始旋轉，越轉越快，變成淡灰球體。擴張——

然後流動，為他綻放，流動霓虹的摺紙把戲，攤展開他無距離的家，他的國度，透明立體棋盤延展至無限。內在的眼睜向東海岸核分裂管理局階梯狀的腥紅金字塔，在美國三菱銀行綠色立方體的遠方灼燒，更高更遠處他看見軍方系統的螺旋臂，永遠在他觸及之外。

而他在某處大笑，在漆成白色的庫房樓裡，遙遠的手指愛撫著平台，釋懷的淚水劃過他臉龐。

他取下電極時，莫莉已離去，庫房闌暗。他查看時間。已在符控流域五小時。他將小野／仙台放在一張新工作桌上，人癱倒在床台上，拉來莫莉的黑絲睡袋蓋在頭上。

貼在鋼製防火門的安全套件響鳴兩次。「要求進入，」套件說。「程式顯示受測者安全。」

「那就開門。」凱斯拉開臉上的絲坐起身來，門打開，預期是莫莉或亞米帝吉。

「老天，」粗啞聲音說，「我知道那婊子黑摸摸也看得見……」粗短形體進入關上門。「開燈，好嗎？」凱斯滾離床台，找到傳統的開關。

「我是芬，」芬說著，對凱斯做出警告表情。

「凱斯。」

「很高興見到你，我相信。我算是替你老闆做點硬體。」芬從口袋裡摸出一包帕塔格斯香菸，點上一根。古巴煙草味瀰漫整個房間。他走到工作桌，瞥了一眼小野／仙台。「看起來是一般貨。很快就能改善。不過這個是你的事，小子。」他從外套內裡取出一個骯髒的牛皮紙信封，把煙灰彈到地板上，再從信封裡拿出一塊平凡無奇的黑色矩形。「他媽的工廠原型貨，」他說，把那玩意扔到桌上。

「鑄成一塊聚碳酸酯，用雷射侵入會燒壞傢伙。可引誘X光，超掃描，還有老天才知道的其他什麼。我們會侵入，但那些壞傢伙也不休息，對吧？」他小心翼翼折好信封，塞回內袋。

「這是什麼？」

「開關觸發器，基本上是這樣。把這接上你這兒的小野／仙台，不用跳出母體，便能進入即時或記錄的神經刺激模擬。」

「要幹嘛？」

「不知道。只知道我替莫莉安上了發送裝置，所以你進入的大概是她的感覺神經中樞。」芬抓抓下巴。「這樣你就能知道她那條牛仔褲到底有多緊了，哈？」

四、

凱斯坐在庫房，前額綁上皮膚電極，望著塵粒在頭頂格柵透射入的稀薄陽光裡跳動。監視器螢幕上一隅正進行著倒數計時。

符控牛仔不搞神經刺激模擬，他思索著，因為這基本上是肉身的玩具。他明白他所用的電極，和神經刺激模擬平台晃蕩的塑膠小頭冠，基本上都屬同一類，他也知道符控流域母體事實上是極度單純化的人類的感官機制，至少在呈現層次上如此。但神經刺激模擬讓他覺得是肉體情報輸入的莫名其妙增殖。商業版本，當然，會予以剪輯，這樣子泰莉·依想在某節的進行中如果頭痛，你才不會跟著痛。

螢幕響起兩秒警示音。

新開關以一條光纖細帶接入他的仙台。

一呀，二，呀——

符控流域自方位基點產生。平順，他想，但不夠順。得要順一順……。

然後他鍵下新開關。

突然撞入另一座肉身。母體消逝，音與色的波……。她正通過過一條擁擠的街，行經販賣折扣軟體的攤販，價錢用簽字筆寫在塑膠板上，無數揚聲器傳出的零碎樂音。尿臊味，游離單體，香水，炸南極燐蝦餅。在受驚的幾秒時間，他無助的想要控制她的身體。然後他強迫自己進入被動狀態，成為她眼睛後頭的乘客。

NEURON MANAGER
眼鏡似乎完全沒削弱陽光。他揣測內建的擴大器是否會自動校正。藍色文字數字碼在她視域左下邊緣眨著時間。要帥，他想。

她肢體的語言錯亂，風格怪異。似乎總是快撞上人，但人群自動溶開，閃到旁邊，讓出空間。

「你怎麼樣，凱斯？」他聽到字句，感覺她形成字音。她一隻手滑入外套，指尖繞轉著暖絲下的乳頭。這感覺讓他喘不過氣。她大笑。但這屬單向連線。他無法回應。

過兩條街後，來到記憶巷外緣。凱斯持續嘗試扯動她的眼，想捕捉一些他以前用來認路的地標。他開始受不了被動狀態。

按下開關，僅一瞬間即轉換入符控流域。他把自己往下鍵擊過紐約公眾圖書館老舊冰壁，自動計算可能的窗口。再鍵入她的感覺中樞，進入肌肉複雜的流動，感覺敏銳又清楚。

他揣測起正在一起分享感官經驗的這個頭腦。他知道她什麼？她是另一個職業好手；她說她的存在，如同他的，即是她賴以維生所幹的工作。他知道她早先醒過來時，在他身邊蠕蹭的方式；當他進入她，兩人結合時共同的呻吟，知道她喜歡黑咖啡，然後……

她的目的地在記憶巷兩側可疑的軟體出租業綜合大樓中的一座。有種寂靜，一種噤聲。中央大廳排列著一間間鋪子。顧客群都很年輕，少有人超過二十歲。他們左耳後頭似乎都植入碳素插孔，但她焦點不在這些人身上。鋪子前方櫃臺上，羅列著數百種微型軟體碎片，有稜有角的彩色矽斷片裝在白色紙板方格內，外罩著透明長橢圓形泡泡。茉莉走向南牆第七間鋪子。櫃臺後頭剃著光頭的男孩呆滯望著空間，他耳後插孔伸出十幾個微型軟體的突刺。

「賴瑞，你在嗎，兄弟？」她站定他面前。男孩雙眼聚焦，在椅子上坐直，用骯髒拇指指甲從插

孔裡挖出亮紫紅色碎片。

「嗨，賴瑞。」

「莫莉。」他點點頭。

「賴瑞，有工作要交給你一些朋友。」

賴瑞從紅色運動衫口袋裡取出扁平塑膠盒，彈開盒蓋，把微型軟體插在盒內十幾個其他微型軟體旁。他手漂浮空中，選了一片比其餘稍長的光滑黑色晶片，平順插入自己的頭。他眯起雙眼。

「莫莉帶著乘客，」他說，「賴瑞不喜歡。」

「嘿，」她說，「我不知道你這麼……敏銳。刮目相看。花不少錢吧，要變成這麼敏銳。」

「我認識妳嗎，女士？」空洞的視線回望。「妳要買些軟體？」

「我在找現代幫。」

「妳帶著人，莫莉。這玩意有說。」他敲敲黑色碎片。「有人用妳的眼睛。」

「是伙伴。」

「叫妳的伙伴離開。」

「有現代黑豹幫的消息嗎？」

「妳在說什麼，女士？」

「凱斯，你離開，」她說，他按下開關，瞬間回到母體。軟體的複雜度引發的鬼影在符控流域嗡嗡的平靜中懸宕了幾秒。

「現代黑豹幫，」他對保坂說，取下電極。「五秒摘要。」

「準備完成，」電腦說。

那是他不知道的名字。新的東西，他到千葉後才有的。流行以光速橫掃蔓生地的年輕人，所有次文化可以一夜興起，風行個十幾週，然後徹底消逝。「開始，」他說。保坂進入圖書館、期刊、和新聞服務網的陣列。

摘要從彩色靜止畫面的長定格開始，凱斯起初以為是某種拼貼圖片，從另一張影像取出男孩臉龐，再貼上一張照片裡油漆潦草的牆上。深色眼睛，明顯是手術做的內褶眼皮，蒼白瘦削的雙頰佈滿嚴重的粉刺疤痕。保坂解除定格，男孩流動，帶著啞劇般的邪惡優雅，扮演叢林的掠食者。他的身體幾乎隱形，模擬凌亂磚砌的抽象圖樣，流暢滑動在他連身衣上。模仿性聚碳酸酯。

切換至紐約大學社會學系的維吉尼亞·蘭巴里博士。她的名字，科系，和學校，均以粉紅色文字數字碼明滅過螢幕。

「考慮到他們熱衷這些隨機的超現實暴力行為，」某人說，「我們的觀眾很難了解，妳為何仍斷言這種現象並非某種形式的恐怖主義。」

蘭巴里博士微笑。「恐怖份子總會在某個階段不再玩弄媒體完形心態。或許此時會升高暴力，但這個階段以後，恐怖份子便成為媒體完形心態的病徵。通常我們理解的恐怖主義，本質上與媒體息息相關。現代黑豹幫與其他恐怖份子不同之處，便在於自我意識的層次，意識到媒體是在何種程度，讓恐怖主義行為與最初的社會政治意圖，分道揚鑣……」

「跳過，」凱斯說。

過濾保坂摘要兩天後，凱斯遇見他第一個現代幫。現代幫，他認定，是他十幾二十歲那些「大科學家」的當代化身。蔓生地裡有種鬼魅般的青少年DZ在作用，帶著各式各樣短命的次文化崇拜的編碼守則，相隔不固定的一段時間再予以複製。現代黑豹幫是那些「科學家」的軟體頭變株。若科技允許，「大科學家」應該都會把插孔塞滿微型軟體。風格即一切，風格都一樣。現代幫是群傭兵，愛搞惡作劇，是群無政府主義的科技拜物者。

帶著一盒芬給的磁片，在庫房門前出現的人，是個名喚安吉羅，嗓音輕柔的男孩。他的臉是以膠原蛋白和鯊軟骨多醣培養而成的單純移植植物，光滑邪惡。這是凱斯見過最噁心的非緊急手術。當安吉羅微笑，露出某種大型動物剃刀般銳利的犬齒，凱斯反而感到安心。牙齦移植。他見過這玩意。

「你不能讓那小渾蛋把你給代溝掉，」莫莉說。凱斯點點頭，專注於感知／網冰壁的型態。

這就是了。這就是他所以為他，是他的存在。他忘記吃飯。莫莉在長桌角落留下幾盒米飯，和數個保麗龍盤裝壽司。有時他很不情願必須離開平台，去使用他們設置在庫房角落的化學廁所。冰壁的型態在螢幕上成形再成形，他探測裂隙，繞過最明顯的陷阱，繪出他穿越感知／網冰壁的路徑。這是好冰。很棒的冰。冰的型態在那熔燒時，他手臂枕在莫莉肩下躺著，望著天光鋼鐵格柵透入的紅色黎明。他醒來第一個看到的是冰的彩虹像素迷宮。他會直接走向平台，懶得穿衣，然後切入。他破冰。他工作。他失去了日子的軌跡。

有時候在他倒頭入睡，特別是莫莉帶著她租來的現代幫幹部出門進行偵察時，千葉的影像潮沖而來。臉龐和仁清的霓虹。有次從琳達李的混亂夢境裡醒來，想不起她是誰，或她對他曾經有過什麼樣的意義。等他真的記起來時，他連續切入工作了九個小時。

切開感知／網的冰花了整整九天。

「我說一個禮拜，」亞米帝吉說，凱斯向他展示侵入計畫時，他難掩滿意之情。「你很會慢慢磨。」

「胡說，」凱斯說，對著螢幕微笑。「幹得不錯吧，亞米帝吉。」
「沒錯，」亞米帝吉承認，「但別得意忘形。跟你最後要對付的相比，這只是遊樂場玩具。」

「愛妳，貓母，」現代黑豹的連絡人耳語。聲音在凱斯頭戴式通話器裡調制成靜電雜音。「亞特蘭大，貓群。準備。行動，收到嗎？」莫莉的聲音稍為清楚。

「聽命行事。」現代幫在紐澤西使用某種鐵絲網碟型天線，把連絡人的加密訊號，從曼哈頓上空對地同步軌道上的「王者基督之子」衛星反彈回來。他們將整個行動當成精心設計的私人笑話，選擇這座通訊衛星似乎也是故意。莫莉的訊號則是從口徑一公尺大小的傘狀碟型天線送出，天線以環氧樹脂固著在與感知／網建築幾乎等高的黑色玻璃銀行高塔屋頂。

亞特蘭大。簡單的識別碼。亞特蘭大到波士頓到芝加哥到丹佛，每座城市五分鐘。如果有人攔截到莫莉的訊號，予以解密，並合成她的聲音，識別碼便會洩漏出現代幫。如果她超過二十分鐘還未離開那建築，應該就出不來了。

凱斯吞下最後一口咖啡，讓電極就定位，搔抓著黑色T恤底下的胸膛。他約略知道現代黑豹針對感知／網保全人員將進行的牽制計畫。他的工作是當莫莉有需要時，確保自己撰寫的入侵程式能連上感知／網系統。他看著螢幕一角的倒數。二。一。

他切入，啟動程式。「注射，」連絡人吐息，他的話音是凱斯潛越感知／網發光的冰層時唯一的聲響。很好。查看莫莉。他敲下神經刺激模擬，反身入她感覺中樞。

加密器微微模糊視訊輸入。她站在那建築寬廣的白色大廳，一面金斑點點的鏡牆前，嚼著口香糖，明顯著迷於自己的反影。除了那付遮住她內嵌鏡面的大太陽眼鏡，她看起來與周遭環境相當搭調，如一名期望看到泰莉·依想一眼的觀光客女孩。她穿一件粉紅色塑膠防雨外套，白色網格上裝，一條依東京去年流行式樣剪裁的寬鬆白褲。她空洞的露齒笑，口香糖嚼得啪啪響。凱斯想笑。他能感覺到纏繞她胸廓的微米孔膠帶，感覺到底下的扁平小裝置：無線電、神經刺激模擬套件、和加密編碼器。喉頭麥克風貼在她頸子，看起來極似止痛的皮膚貼。她的手，放在粉紅外套口袋裡，做著一連串規律屈伸的減壓運動。他花了幾秒鐘才了解她指尖特別的感覺，原來是刀刃半突伸再縮入。

反身。他的程式到達第五道門。看著他的破冰機在眼前頻閃掃瞄與移位，幾乎感覺不到自己的手在平台上游移著進行微調。半透明的色塊變換著，如戲法撲克牌。抽張牌，他想，隨便一張。

第五道門模糊閃逝。他笑了。感知／網的冰接受他的進入，以為是來自協會洛杉磯企業分會的例行傳輸。他在內部。後頭，病毒子程式解開，擾亂開門碼的織法，準備將真正從洛杉磯來的任何資料轉向他處。

他再反身。莫莉漫步過大廳後方巨大的圓形接待桌。

她視覺神經閃爍著讀數，12:01:20。

午夜，和莫莉眼睛後方的晶片同步，澤西的聯絡人下達指令，「開始注射」。散佈蔓生地兩百哩內的

NEURONAL CENTER

九名現代黑豹成員，同時自付費電話撥打緊急專線。每名成員送出一段簡短的制式語音訊息後，掛上電話，潛入夜色中，剝下手術用手套。九個不同的警察局和公安單位收到訊息，基督教武裝基本教義派一支無名分支，說他們把名為「藍九」的非法心理激化醫療用藥物，導入了感知／網金字塔的空調系統。在加州以「憂傷天使」之名為人熟知的「藍九」，已證實在百分之八十五的受試者身上，產生嚴重的妄想，並引發具謀殺傾向的精神病症。

凱斯的程式騰越過感知／網研究圖書館安全控管的子系統闖門時，他同時按下開關，發現自己踏入一座電梯。

「對不起，妳是職員嗎？」守衛挑起眉毛。莫莉口香糖嚼得啪響。「不是，」她說，右手前兩節指節打入男子太陽穴。男子彎下腰，手指亂抓尋找皮帶上的呼叫器，莫莉抓起他的頭側面猛撞電梯壁。

口香糖現在嚼得更快了，她觸摸發光面板上的「關門」和「停止」鍵，從外套口袋取出一只黑盒子，將一段鉛蕊插入鎖住面板電路的鎖孔內。

現代黑豹需四分鐘讓第一步行動生效，然後注射第二劑精心準備的偽資訊。這次，直接注入感知／網建築內部的視訊系統。

12:04:03，建築內每個面螢幕以特殊頻率頻閃十八秒，引發感知／網易受影響的部份員工身體抽搐。然後一張微似人臉的東西填滿螢幕，臉部五官像某種淫猥的麥卡托投影，在不對稱的骨面上拉開

延展。扭曲拉長的下顎動作時，藍色的唇濕潤分開。某種東西，或許是隻手，如一團骨瘤繁生的通紅植物根，朝鏡頭笨拙地撫弄，然後模糊，消失。潛意識快速的污染影像：建築物的給水系統，戴著手套的手把弄著實驗室玻璃器皿，有物墜入黑暗，一抹蒼白的水濺．．．音軌，音高調降成標準播放速度的兩倍慢，是一月前新聞播報的一部分，詳述軍方可能使用稱之為H₂G的物質，此生化物掌管人類骨骼發展速率。過量使用H₂G可使特定骨骼細胞負荷超載，成長速率將加速至百分之二千。

12:05:00，感知／網協會鏡面鑲牆的網絡裡，員工超過三千名。午夜過後五分鐘，現代黑豹的信息以白幕閃光作結，感知／網金字塔尖叫。

半打紐約警局的戰術用氣墊飛行載具，在感知／網金字塔匯集，因應「藍九」滲入建築空調系統的可能。防暴動燈光全面打亮。一架巴瑪快速佈署直昇機正從賴克斯島停機坪昇空。

凱斯發動第二道程式。精心設計的病毒攻擊編碼結構，此編碼負責保護存放感知／網研究資料的第二層地下室之主要監管指令。「波士頓，」線路傳來茉莉的聲音，「我在樓下。」凱斯切換過來，看見電梯空白的牆面。她拉下白色褲子的拉鍊。一鼓漲小包，顏色和她蒼白的腳踝完全一樣，以透氣膠帶固定在那。她蹲下身，撕去膠帶。攤開現代黑豹裝束時，模擬性聚碳酸酯上閃過酒紅色線條。她脫下粉紅色雨衣，丟棄在白褲旁，開始穿上裝束，套在白色透氣網上身。

12:06:26。

凱斯的病毒在圖書館的指令冰上，鑿開一扇窗。他把自己鍵擊進窗口，發現一片無垠的藍色空間，分佈著許多色碼編成的球體，串連在淡藍霓虹的緊密方格上。在母體的非空間裡，任何一個資料

架構的內部，均具備無限的主觀維度；透過凱斯的仙台機讀取，一台兒童的玩具計算機，可能呈現出無數空無的深谷，上頭懸吊著一些基本指令。凱斯開始輸入一組序列，是芬從一個有嚴重藥癮的中階上班族那買來。他開始滑翔飛越球體，彷彿飛在隱形軌跡線上。

這兒。就是這。

找路鑽進球體，上方冷藍霓虹穹頂沒有星星，平滑如結霜的玻璃，他啟動子程式，改動核心監管指令。

現在離開。平順回返，病毒重新將窗口的結構織上。
完成。

感知／網大廳裡，兩名現代黑豹成員警戒地坐在一具低矮的長方形花盆後，以視訊相機錄下騷動。兩人均穿著變色龍服。「戰術部隊正在噴灑發泡路障，」其中一人說明，為了喉部麥克風，必須說點話。「快速部隊仍在嘗試降落直昇機。」

凱斯按下神經刺激模擬開關。翻入裂骨的疼痛。莫莉撐在一條長廊的空白灰牆，呼吸紊亂不均。凱斯迅速返回母體，一道痛楚的白熱線從他左大腿上消退。

「發生什麼事了，貓群？」他問聯絡人。

「不知道，切刀。母親不說。等等。」

凱斯的程式循環跑動。一條髮絲細的腥紅線從復原的視窗中央，朝他破冰機不斷改變的輪廓延

伸。他沒時間等。深呼吸，再反身。

莫莉走出一歩，試著靠長廊的牆支撐體重。庫房裡，凱斯呻吟。第二步帶著她跨越一隻伸出的手臂。制服袖子閃亮著鮮血。瞥見電擊棒散碎的玻璃纖維。她的視野彷彿窄縮成一條隧道。隨著第三步踏出，凱斯尖叫，發現自己回到母體。

「貓群？波士頓，寶貝……」她的聲音因痛苦而緊繃，咳嗽。「和本地的有些衝突。其中一人大概打斷了我的腿。」

「妳需要什麼，貓母？」聯絡人聲音模糊，幾乎淹沒在靜電雜音裡。

凱斯逼迫自己再反身。她正靠著牆，全身重量置於右腿。她摸索著外套袋鼠口袋裡的內容，取出一片塑膠板，上頭插有各色各樣的皮膚貼。她選出其中三個，以拇指緊貼上左腕，蓋住動脈。六千毫克的腦啡類似物如鐵鎚直落痛點，粉碎痛楚。她的背痙攣弓起。溫暖的粉紅波浪輕輕拍過她的大腿。她吐出口氣，慢慢放鬆。

「好了，貓群。現在沒事。但我出去時需要醫療小組。轉告我的人。切刀，兩分鐘後接觸目標。可以等嗎？」

「告訴她我在裡面，等著，」凱斯說。

莫莉開始跛行過長廊。有次她回頭，凱斯隨著她眼睛，看見三名感知／網保全扭曲的屍體。其中一人似乎失去了眼睛。

「戰術和快速部隊封鎖了一樓，貓母。發泡路障。大廳正熱鬧。」

「這也不差，」她說，身子晃過一對灰鋼門。「就快到了，切刀。」

凱斯翻回母體，拔下前額電極。汗水溼透。他用毛巾抹了抹前額，迅速從保阪旁邊的單車用水壺吸口水，再查看螢幕上顯示的圖書館平面圖。一個閃動的紅色指標爬過門口輪廓線。離顯示迪西·腦死線組建所在的綠點，僅幾毫米遠。他想這樣子走路，對她的腿會有什麼影響。腦啡類似物足夠的話，她就算只剩一對腿的殘肢也能走。他綁緊把自己固定在座椅上的尼龍帶，貼回額上電極。

例行動作：上電極、切入、反身。

感知／網研究圖書館是死寂的儲存區；存放此處的資料實體必須移走，才能建立介面。莫莉在一排排形狀相同的文件櫃之間跳行。

「貓群，告訴她往前五排，然後左手數去第十個，」凱斯說。

「貓母，再五排，然後左手邊數過去第十個，」聯絡人說。

她轉左。一名臉色蒼白的館員，驚恐蹲在兩個櫃子間，雙頰濕潤，兩眼無神。莫莉不理她。凱斯不知現代黑豹做了什麼，會引發這種程度的恐懼。他知道和假威脅有關，但他當時過於專注破冰，未留意莫莉的說明。

「這就是了，」凱斯說，但她已停在放置組建的櫃前。櫃子的線條讓凱斯想起朱利·迪恩千葉市前廳的新阿茲特克風格書櫃。

「行動，切刀，」莫莉說。

凱斯反身回符控流域，送出指令，沿著那條穿刺圖書館冰的腥紅線脈衝而下。五組獨立警報系統以為自己仍正常運作。解除三組複雜的鎖，讓鎖以為仍然鎖著。圖書館中央儲槽的永久記憶體，遭到小小的改變：組建已在一個月前，依行政命令取出。任何館員若查看移走組建的授權，會發現紀錄已

遭刪除。

門在靜音鉸鍊上盪開。

「0467839，」凱斯說，莫莉從架上拉出一個黑色儲存單位。狀似大型攻擊性來福槍彈匣，表面佈滿警示貼紙和安全等級標示。

莫莉關上櫃門；凱斯反身出。

他從圖書館冰層拉出紅線路。線路迅速抽回至他的程式，自動啟動全面性系統逆回。退出時，感知／網閘門自身旁快速飛掠，他穿越閘門時，佈置於閘門旁的子程式，旋回破冰機核心。

「出來了，貓群，」他說，癱在椅子上。全神投入實際行動過後，他雖保持切入狀態，還能感覺身體的存在。感知／網或許要花上好幾天，才會發現組建遭竊。關鍵應是洛杉磯傳送出了差錯，時間點與現代黑豹的恐怖行動太過吻合。他懷疑莫莉在長廊裡遇上的三名保全，能夠活著說出經過。他反身。

電梯裡，莫莉的黑盒仍在她離開時的原位，貼附在控制面板旁。警衛還蜷曲地板上。凱斯第一次注意到他脖子的皮下貼布。莫莉放了什麼，讓他持續昏迷。她跨過警衛，取下黑盒子，按下大廳鍵。

電梯門嘶嘶開啟時，一名女子從群眾中猛烈倒退入電梯，頭部狠狠撞上後方牆面。莫莉無視她，彎身取下警衛脖子上的貼布。然後把白褲和粉紅雨衣踢出電梯，隨之丟棄墨鏡，將外衣連帽拉下前額。她移動時，外衣袋鼠口袋裡的組建深陷胸骨。她走出電梯。

凱斯看過恐慌，但從未見過封閉區域內的恐慌。

感知／網員工自電梯湧出，朝開向大街的門衝刺，迎接他們的是戰術部隊的發泡路障，和巴瑪快

速部隊的沙彈槍。兩支部隊相信正在控制一群可能的殺手，以前所未見的效率合作無間。在碎裂大門的殘垣遠處，許多屍體堆疊在路障上。大廳大理石地板上群眾蜂擁來回的聲浪，襯在鎮暴槍從未間斷的空洞撞擊聲之上。凱斯從未聽過這種聲音。

莫莉也未聽過。「老天，」她說，腳步遲疑。那是種哭喪之音，漸次升高至全面性的原始恐懼，發出爆裂般嚎哭。大廳地板佈滿屍體，衣物，血跡，和拖得長長的黃色列印輸出紙卷。

「啞，姊妹，該翹頭了。」兩名現代黑豹成員的眼睛，自聚碳酸酯瘋狂迴旋的色調中探出，他們服裝的變化跟不上身後形狀與色彩的混亂風暴。「妳受傷了？來，湯米會扶妳走。」湯米遞給說話的人某件東西，是以聚碳酸酯包覆的視訊相機。

「芝加哥，」她說，「我上路了。」然後倒下，不是倒向滿是嘔吐物與血跡的滑溜大理石地板，而是落入一口溫血暖暖的井，落入寂靜與黑暗。

現代黑豹的頭目自我介紹叫豺狼·遠方男孩，穿著具備錄影功能的聚碳酸酯外套，讓他可隨意重播背景。他蹲踞在凱斯工作枱邊，像件最精緻的筭嘴怪獸雕像，眼睛半閉看著凱斯和亞米帝吉。他微笑。頭髮粉紅。微型軟體的五彩森林像剛毛豎立在他左耳；耳朵尖尖，叢生出更多粉紅頭髮。他的眼球改造過，如貓眼捕捉光線。凱斯望著爬滿色彩與紋理的外套。

「你們讓情況失控，」亞米帝吉說。他如雕像站在庫房中央，裹在一件昂貴風雨衣光澤暗沉的疊層裡。

「混沌，無名氏先生，」豺狼·遠方男孩說，「是我們的風格與作風。是我們最爽的地方。你的

女人很清楚。我們跟她交易，不是跟你，無名氏先生。」他的外套覆上米白與淡酪梨色的奇異嶙峋圖案。「她需要她的醫療小組。正跟他們一起。我們會注意她的安全。一切沒事。」他再次微笑。

「付錢給他，」凱斯說。

亞米帝吉瞪他一眼。「還沒拿到貨。」

「在你女人身上，」遠方男孩說。

「付錢。」

亞米帝吉僵硬走到桌前，從風雨衣口袋掏出三疊厚厚的新日圓。「要數嗎？」他問遠方男孩。

「不用，」現代黑豹人說。「你會付。你是無名氏先生。付錢繼續當無名氏先生，而不會是有名氏先生。」

「希望這不是威脅，」亞米帝吉說。

「這是生意，」遠方男孩說，將錢塞進外套前襟唯一的口袋。

電話鈴響。凱斯接起來。

「是莫莉，」他告訴亞米帝吉，遞給他電話。

凱斯離開建築物時，蔓生地測地線亮成黎明前的灰。感覺四肢冰冷與身體脫離。他無法入睡。痛恨那庫房。豺狼離去，然後是亞米帝吉，莫莉在某處接受手術。腳下振動，列車呼嘯而過。警笛在遠方行走變調。

他隨意轉彎，衣領豎起，在新皮夾克下弓起背，將抽完的第一根頤和園彈入水溝，點燃另一根。

他試著想像亞米帝吉的毒囊在他血液裡溶解，精細的包膜隨他行走漸次磨耗。一點也不像真的。透過莫莉的眼睛，在感知／網大廳看見的恐懼與痛苦，也不像真的。他發覺自己正試著想起在千葉市殺死的那三人的臉。男人的臉，一片空白；女人的，讓他想起琳達李。一部裝有鏡面玻璃的破三輪卡車，跌跌撞撞開過他身邊，車斗上空塑膠圓筒咚咚作響。

「凱斯。」

他一個箭步側身，本能地背靠牆掩護。

「帶口信給你，凱斯。」豺狼·遠方男孩的外套循環著三原色。「對不起，不是要嚇你。」

凱斯挺起身，手放夾克口袋。他比現代黑豹人高一個頭。「你要注意點，遠方男孩。」

「這是口信。冬寂。」他說出來。

「你給我的口信？」凱斯向前一步。

「不，」遠方男孩說。「是給你的口信。」

「來自誰？」

「冬寂，」遠方男孩重複一遍，點點頭，粉紅頭冠跟著起伏。他的外套變成布面黑，老舊水泥上一抹碳影。他跳起一支奇怪的小舞，細瘦的黑臂迴旋，然後人消失。不。在那兒。拉起帽子蓋住粉紅，外套正確的灰階，帶著斑駁與污點，與他站立的人行道一模一樣。眼睛眨映剎車燈紅光。然後真的消失。

凱斯閉上眼，用僵硬的手指按摩眼睛，向後靠上剝落的砌磚。

仁清的日子單純多了。

在巴爾的摩舊城中樞附近，莫莉雇用的醫療小組佔據了一棟無名公寓模架的兩層樓。公寓建築為模組化設計，像廉價旅館的放大版，一間棺房四十公尺長。凱斯遇見莫莉時，她正從其中一間現身。棺房精心製作的商標，寫著「牙醫秦拉德」。莫莉一跛一跛地走來。

「他說我如果踢任何東西，腿就會掉下來。」

「我碰到妳一個朋友，」他說，「現代黑豹。」

「噢，哪一個？」

「豺狼·遠方男孩。捎來個口信。」遞給她餐巾紙，上頭他用紅色簽字筆，簡潔、費力寫出的大寫字母，「冬寂」。「他說——」但她舉起手，擺出噤聲手勢。

「我們去吃點螃蟹，」她說。

莫莉以驚人的從容之姿支解螃蟹。巴爾的摩用餐後，他們乘地鐵至紐約。凱斯已學會不問問題；那只會招來噤聲的手勢。莫莉的腿似乎讓她很不舒服，她很少說話。

一個細瘦的黑人小孩，髮裡緊密織入木珠與古老電阻，打開芬的門，帶領他們走過廢物的隧道。凱斯感覺在他們離開的時間裡，這些東西似乎又成長了，不然便是歷經細膩的變化，在時間的壓力下，自己煮了起來，隱形無聲的一片片沈澱形成護根覆料，在蔓生地的廢料場秘密綻放出廢棄科技的結晶精髓。

軍毯後頭，芬在白桌邊等候。

莫莉開始迅速作出手勢，弄出張紙片，在上頭寫些東西，再遞給芬。芬用大拇指與食指夾起紙，拿遠身體，彷彿紙會爆炸。他作個凱斯看不懂的手勢，摻和著陰鬱的認命與不耐。他起身，拍掉舊粗呢外套前襟的碎屑。桌上立著一玻璃瓶的醃鯡魚，旁邊是塑膠袋撕開的未發酵麵包，和塞滿帕塔格斯煙蒂的小煙灰缸。

「等等，」芬說，離開房間。

莫莉走到芬的位置，食指刀刀伸出，插上一塊灰色鯡魚。凱斯漫無目的繞著房間，經過掃描支架時，手指觸摸上面的裝置。

十分鐘後芬匆忙返回，大大的笑容露出黃牙。他點點頭，拇指朝上向莫莉致敬，招呼凱斯幫忙處理門板。凱斯順順魔鬼黏邊條，拉起定位，芬自口袋取出一台扁平小控制台，鍵入一組複雜數列。

「甜心，」他把控制台攔在一旁，對莫莉說，「妳沒弄錯。不是蓋的，我感覺得到。要告訴我從哪弄來的？」

「遠方男孩，」莫莉說，把鯡魚和小餅乾掃到旁邊。「我和賴利作了個交易，私下進行。」

「聰明，」芬說。「是個N。」

「說慢點，」凱斯說。

「伯恩，」芬說，無視凱斯。「伯恩。透過等同於五三年法案的規定，它取得有限的瑞士公民權。替泰絲爾——艾施普所建。他們擁有主機和原始軟體。」

「伯恩那到底有什麼？」凱斯故意走進他們之間。

「冬寂是ㄣ的辨識碼。我取得了圖靈註冊碼。人工智能。」

「這些都沒問題，」莫莉說，「但對我們有什麼意義？」

「如果遠方男孩沒搞錯，」芬說，「這個ㄣ是亞米帝吉的後台。」

「我付賴利錢要現代黑豹去探探亞米帝吉的底，」莫莉轉向凱斯解釋。「他們有些很詭異的消息管道。交易是，如果他們能回答我的一個問題便能拿錢：誰指使亞米帝吉？」

「妳認為是這個ㄣ？那些玩意不允許有任何自主性。應該是那個母企業體，泰絲爾……」

「泰絲爾——艾施普股份有限公司，」芬說。「我可以說個他們的故事給你們聽。想聽嗎？」他坐下，背弓向前。

「芬」，莫莉說。「他最愛故事。」

「還沒跟人說過這個，」芬開始說。

芬是黑市掮客，流通贓物，主要是軟體。做生意的過程中，有時會接觸到其他掮客，有些人經手傳統的貿易品，貴金屬、郵票、稀有錢幣、寶石、珠寶、皮毛、繪畫及其他藝術品。他告訴凱斯和莫莉的故事，是從另一個人的故事開始，一個他稱為史密斯的人。

史密斯也是掮客，但在忙閑的季節，身份則為藝術品商。他是芬所知第一個「搞起矽」的人——「搞起矽」這個詞凱斯聽來相當老派——他買進的微型軟體都是藝術史程式，和藝廊拍賣的表格。半打晶片插上他的新插槽，史密斯對藝術品買賣這行的知識，可謂令人敬佩，至少以他同業的標準而言。但史密斯來找芬求助，兄弟式的請求，同業對同業。他想查查泰絲爾——艾施普家族，但執行起來

必須保證無法追查是誰幹的。芬認為可行，但要求解釋清楚。「那事聞起來，」芬對凱斯說，「有錢的氣味。而且史密斯很小心，幾近過度小心。」

故事繼續，史密斯有位名叫吉米的供貨商，吉米是名竊賊，也幹其他行當，在高軌道待了一年回來，從重力井帶了一些貨下來。吉米穿梭群島的斬獲中，最不尋常的是個頭像，精巧製成的半身像，白金覆以景泰藍，嵌有珍珠籽與青金石。史密斯嘆息，放下口袋顯微鏡，建議吉米溶掉那玩意。那不是古董，是當代製品，對蒐藏家毫無價值。吉米笑了起來。那玩意是電腦終端機，他說。會說話。不是以合成語音，而是以精美排列的裝置與微型風琴管發音。任何人製造出這個東西是很巴洛克作風，很變態的玩意，因合成語音晶片幾乎不花一毛錢。這是件珍品。史密斯將頭連上電腦，聆聽著悅耳的非人聲音，傳送出去年的退稅金額。

史密斯的顧客裡有位東京富豪，對發條自動裝置的狂熱幾近戀物癖。史密斯聳聳肩，雙掌上翻，朝吉米做出和當舖一樣古老的手勢。可以試試，他說，但不相信會有好價錢。

吉米離開，留下那頭像，史密斯仔細檢查，發現某些印記。最終他追蹤出一群幾乎不可能的合作團隊，兩名蘇黎世工匠，一個住巴黎的上釉專家，一位荷蘭珠寶師，和一名加州晶片設計師。委託者，他發現，是泰絲爾——艾施普股份有限公司。

史密斯開始初步聯繫東京蒐藏家，暗示自己正經手一件值得注意的好貨。

然後來了位訪客，沒通報的訪客，穿越史密斯複雜的保全迷宮如入無人之境。一名矮小男子，日本人，極為恭謹，有著培養槽忍殺手的一切特徵。史密斯一動不動坐著，越過打磨光亮的越南黃檀木桌，凝視死神的平靜棕眸。溫柔地，幾近帶著抱歉的口吻，那複製人殺手解釋，他的責任是找回一

件藝術品，一件極美的機械裝置，之前從他主人家被人拿走。他得到消息，忍者說，史密斯或許知道這件物品的下落。

史密斯告訴男子他並不想死，然後交出頭像。那訪客問道，你期待從這件物品賺得多少錢？史密斯說了個數字，遠比他之前想開的價低了許多。忍者拿出信用晶片，從一個數字代號的瑞士銀行帳號，鍵入史密斯說的金額給他。是誰，男子問，交給你這東西？史密斯告訴了他。數日後，史密斯獲悉吉米的死訊。

「然後我從這裡上場，」芬繼續。「史密斯知道我和記憶巷的人常打交道，你要找人進行絕不會被追蹤的隱密調查，就去那兒。我雇了名牛仔。我是傳遞消息的，所以抽點成。史密斯，他很謹慎。他剛經驗了一場相當奇特的交易，而且還逆勢翻身得利，但整件事說不通。是誰從那個瑞士錢包掏錢？日本黑道？不可能。他們處理類似情況的手段很僵硬，而且一定會幹掉收貨的。難道是間諜那套？史密斯覺得不是。間諜這行有種感覺，可以聞得出來。總之，我派牛仔檢索新聞資料庫，直到我們發現泰絲爾——艾施普的訴訟案。案子沒什麼大不了的，但我們知道了律師事務所。然後牛仔破解了律師的冰層，取得家族地址。幫助很大。」

凱斯挑起眉毛。

「自由區，」芬說。「那個紡錘體。原來整個那兒鬼的東西幾乎完全是他們的。在牛仔進行一般性新聞資料庫調查，整理梗概中，我們得出的一個有趣的印象。家族組織。企業結構。假定你能用錢買進一個股份有限公司，但一百多年以來，公開市場上沒有交易過一股泰絲爾——艾施普。就我所知，任何市場都沒有。你看到的是一個非常低調、非常奇特的第一代高軌道家族，以企業型態運作。金流

龐大，迴避媒體。大量複製。軌道法對基因工程學很寬鬆，對吧？因此很難搞清楚在某個特定時期，主事的到底是哪一代，或者哪幾代的組合。」

「怎麼會這樣？」莫莉問。

「有他們自己的低溫冷凍裝置。即使在軌道法之下，你被冷凍期間還是被視為法定死亡。看來他們交替換位，不過近三十年來，沒人見過創始之父。至於創始之母，她死於某次實驗意外……」

「你的捐客後來如何？」

「沒事。」芬皺眉。「放棄了。我們看了一眼複雜到不可思議的泰——艾委託授權，僅僅如此。吉米應該是潛進了漫射光，拿走了頭像，然後泰絲爾——艾施普派出忍者追回。史密斯決定忘了這事。或許他算聰明。」他看著莫莉。「漫射光山莊。紡錘體頂端。絕對私密。」

「你認為他們擁有那個忍者，芬？」莫莉問。

「史密斯這麼覺得。」

「相當昂貴，」她說。「想過那個小忍者下場如何，芬？」

「大概冰凍起來。需要時再解凍。」

「好，」凱斯說，「我們知道亞米帝吉從一個名為冬寂的——得到他的好東西。這能告訴我們什麼？」

「還沒有什麼，」莫莉說，「但你現在有些零工可打。」她從口袋取出摺起來的小紙片，遞給他。他打開。座標系統和登入碼。

「這誰？」

「亞米帝吉。他某個資料庫。從現代黑豹那買來。另一樁交易。是哪？」

「倫敦，」凱斯說。

「破解開。」她笑起來。「改變一下，憑本領賺點錢。」

凱斯在擁擠月台上等待巴瑪大眾運輸的地方線列車。莫莉幾小時前便已返回庫房，腦死線組建在她的綠袋裡，而凱斯從那時起便持續飲酒。

想到腦死線變成了組建，變成了硬接線的唯讀記憶卡，複製著死者的技藝、執迷、和反射反應……令人不安。列車沿著黑色磁浮帶轟然入站，細砂粒自隧道天花板裂隙篩落。凱斯推擠入最近的車門，車子進行時他看著其他乘客。一對看起來像掠食者的基督科學教士，側身擠向年輕上班族科技三人組，三人腕上戴著理想化的全象陰道影像，在刺眼光線下閃爍著濕潤的粉紅。技師緊張舔著完美的唇，自低垂的金屬眼瞼瞞著基督科學教士。三名女孩看起來像高挑的異國食草類動物，隨列車運動無意識地優雅擺盪，高跟鞋如擦亮的蹄，踩著車廂地板的灰質金屬。在她們逃離傳教士的大逃竄前，列車抵達凱斯的站。

他踏出車廂，視線捕捉到一支白色全象雪茄，懸置在車站的牆前，下方閃動幾個戲仿印刷日本字體的大寫字母，扭曲拼著「自由區」。他穿越人群，站在全象底下，研究那玩意。「還等什麼？」招牌符號閃動。一支鈍的白色紡錘軸，邊緣凸突並嵌飾有格線與放射器、泊航站和穹頂建築。他看過這廣告，或類似東西，看過數千次。對他從未有任何吸引力。有控制平台，他可以進入自由區銀行就像到亞特蘭大般輕易。旅遊屬肉身之事。但現在他注意到那小小印記，硬幣般大小，織入廣告光的纖維

左下角：泰—艾。

他走回庫房，失神於腦死線的回憶。他第十九個夏天，大部分都耗在「紳士輸家」，一點點喝著昂貴啤酒，看著牛仔。那時他還從沒碰過控制平台，但已知道自己要什麼。當時至少有二十名其他滿懷希望的人，幽魂般在「輸家」遊蕩，那個夏天，每個人都拼了命想做牛仔徒弟。沒其他學習捷徑可走。

每個人都聽過普利，從亞特蘭大邊緣地來的鄉巴佬操碼手，曾在黑冰後腦死生還。秘密流言網——細長薄弱、街頭層級、唯一在流傳的謠言——對普利沒什麼置評，除了說他完成過不可能的事。「很大的事，」另一名未來牛仔告訴凱斯，為了得到一杯啤酒錢，「但誰知道是啥？我聽說可能是巴西薪資網。無論如何，那人死了，腦死躺平。」凱斯視線越過擁擠的吧台，注視著一個身著襯衫的粗短男子，他的膚色帶點鉛感。

「小子，」幾個月後在邁阿密，腦死線會告訴他，「我就像那些他媽的大蜥蜴，你懂？有兩個該死的腦袋，一個在頭上一個在尾骨，讓後腿保持行動。頭撞到黑色那玩意，還有個老尾腦在那繼續挺進。」

「輸家」裡的牛仔菁英因某種奇怪的集體焦慮，迴避著普利，幾乎像迷信。麥考伊·普利，符控流域的拉撒路。

最終是他的心臟了結了他。他那顆多出來的俄國心臟，戰時在戰俘營植入。他曾拒絕把那心換掉，說需要自己獨特的心律來維持計時的敏銳。凱斯摸摸莫莉給他的紙片，走上樓。

莫莉在記憶膠墊上打鼾。從她膝蓋至胯下幾毫米處，包著一塊透明固定模具，緊硬的微米孔下皮

膚斑駁著瘀青，黑色漸層入醜陋的黃。八個貼布，大小顏色不一，沿著她左腕整齊排成一列。她身旁躺著一台赤井牌經皮治療機組「transdermal unit」，機上的紅色細鉛線連結至固定模具下方的輸入電極。他打開保阪旁的強光燈。清晰的光環直接落在腦死線組建上。他插入一些冰，連結起組建，切入。

感覺就像有人從他背後窺視。

他咳嗽。「迪西？麥考依？是你，老兄？」喉嚨很緊。

「嘿，兄弟，」一個沒有方向感的聲音說著。

「是凱斯，老兄。記得嗎？」

「邁阿密，徒弟，學得很快。」

「迪西，我跟你說話前，你記得的最後一件事是什麼？」

「什麼都沒有。」

「等會。」他中斷連結組建。有人的感覺消失。再連結。「迪西？我是誰？」

「你讓我真懸，傑克。你他媽誰啊？」

「凱——你的老朋友。伙伴。發生什麼事了，兄弟？」

「好問題。」

「記得幾秒前在這嗎？」

「不記得。」

「知道唯讀記憶體人格母體如何運作嗎？」

「當然，兄弟，韌體組建。」

「所以將它插上我用的儲存槽，就能給予序列，像即時記憶？」

「應該是，」組建說。

「好，迪西。你正是一個唯讀記憶組建，懂嗎？」

「你說了算，」組建說。「你誰？」

「凱斯。」

「邁阿密，」聲音說，「徒弟，學得很快。」

「沒錯。算是起個頭，迪西，咱們要溜去倫敦座標讀取些資料。幹不幹？」

「你說我有其他選擇嗎，兄弟？」

「你要找個樂園，」凱斯說明自己情況後，腦死線說，「試試哥本哈根，大學區的邊緣地。」聲音唸出座標，凱斯鍵入。

他們找到樂園，「盜版樂園」，在一個低安全防護的大學網路座標的雜亂邊界。第一眼望去，就像學生操作員有時會在座標線交會處留下的塗鴉，五彩光的微弱畫符，在一打人文學系的混亂輪廓上閃爍。

「那兒，」腦死線說，「藍色那個。找到了嗎？那是歐洲貝爾的登入碼。新的。貝爾很快就會來這，閱讀整個版，改掉他們在這找到所有被貼示的碼。小鬼頭們明天再把新碼偷來。」

凱斯潛入歐洲貝爾，再轉換至標準電話碼。藉著腦死線協助，他連上茉莉說是亞米帝吉的倫敦資料庫。

「這兒，」聲音說，「我來接手。」腦死線開始詠唱一系列數字，凱斯鍵進控制平台，試著掌握住組建過去慣用來計時的間歇停頓。試了三次後成功。

「沒什麼了不起，」腦死線說。「根本沒冰。」

「掃描這玩意，」凱斯對保阪說。「篩選出擁有者的個人歷史。」

樂園的神經電子塗鴉消逝，代換成簡單的菱形白光。「內容基本上為戰後軍事審判的影像紀錄，」保阪悠遠的聲音說。「中心人物是威立斯·柯托上校。」

「顯示出來，」凱斯說。

一名男子的臉填滿整個螢幕。亞米帝吉的眼睛。

兩小時後，凱斯在莫莉身旁倒上床台，讓記憶膠墊塑出他的身體。

「找到什麼嗎？」她問，睡眠與藥物使聲音含糊。

「晚些告訴你，」他說，「我累斃了。」他帶著宿醉而且困惑。躺在那，閉上眼，想從一名叫柯托的男子不同的故事片段中，整理出頭緒。保阪找到不算多的資料，拼湊出一個大概，但滿佈空白缺口。有些資料是文字紀錄，在螢幕上平順捲動，速度太快，凱斯必須要電腦唸給他聽。其他片斷則是嘯拳公聽會的錄音。

威立斯·柯托，上校，自基倫斯克上空俄國防禦網的盲點中空降。運輸機以脈衝炸彈製造一個漏洞，柯托的小隊以夜翼超輕型飛行器空降，他們的羽翅在月光下倏然繃緊，沿著安加拉河與石泉通古斯卡河反映出鋸齒般的銀光，未來十五個月柯托最後見到的光。凱斯試著想像在結冰草原高高的天空上，超輕型飛行器從它們空降囊中綻放出。

「他們把你騙得真夠慘，老大，」凱斯說，莫莉在旁翻身。

超輕型飛行器沒有武裝，被拆光空出重量承載終端機操作員、一架原型控制機台、和一個稱為「內鬼九」的病毒程式，這是自動控制工學史上第一個真正的病毒。柯托和他的小隊為這個任務受訓了三年。就在他們破冰穿越，準備注入「內鬼九」時，電磁脈衝啟動。俄國脈衝槍把這些操碼手丟入一片黑暗；夜翼系統報廢，飛行電路抹消得一乾二淨。

接著雷射發動，瞄準紅外線，擊落脆弱的匿蹤攻擊機，然後柯托和他死掉的終端機員，從西伯利

亞的天空墜落。一直落下……

故事在這裡出現空白，凱斯檢視文件，一架被強奪的俄式武裝直升機逃脫，設法飛到了芬蘭。降落一片雪杉林時，直升機在黎明警報裡，被後備軍官操控的古董二十釐米砲轟得幾近全毀。對柯托而言，嘯拳在赫爾辛基郊外畫下句點。芬蘭救護人員鋸開直升機扭曲的機腹，救出柯托。九天後，戰爭結束。柯托被送至猶他州一座軍事設施。眼盲，無腿，失去大部分的下額。國會助理花了十一個月才找到他。他聽著導管液體排出。在華盛頓和麥克連審判秀已展開。五角大廈和中情局被割據分裂，部份遭到廢除，國會調查則鎖定嘯拳。隨時可變成另一樁水門案，助理告訴柯托。

他需要眼睛，腿，和大規模的整形，助理說，不過一切都能安排。還有新的配管系統，那男子補充，捏了捏汗溼床單下柯托的肩。

柯托聽著輕柔無情的滴水聲。他說寧願以現在的模樣作證。

不行，助理解釋，電視會轉播審判實況。審判過程必須讓選民看見。助理禮貌地咳了兩聲。

修復、刷新、密集排練後，柯托接下來的作證鉅細靡遺，扣人心弦，清晰明澈，且大部分是國會陰謀人士為保住自己的利益所杜撰，旨在挽救五角大廈底層結構的特定組織。柯托慢慢了解他給的證詞，是用來保住三名長官的政治生涯，就是他們隱瞞了基倫斯克電磁脈衝系統的建置報告。

他在審判中扮演的角色結束後，華盛頓不再需要他。在乙街一家餐館內，助理吃著法國蘆筍餅，向他解釋如果跟不該交談的人士說話，會招來的致命危險。柯托以右手僵硬的指捏碎男子喉管。國會助理遭勒斃，臉砸入蘆筍餅，柯托走出餐館迎向涼爽的華盛頓九月。

保阪迅速處理警方報告，企業間諜活動紀錄和新聞檔案。凱斯看著柯托在里斯本和馬拉喀什對企

業叛徒進行工作，他似乎對背叛這種事越來越執迷，非常厭惡他替雇主買來的這些科學家和技師。在新加坡喝醉，他在飯店打死一名俄國工程師，同時放火燒掉他的房間。

接著他在泰國出現，搖身成為海洛因工廠監工。然後是加州博奕同盟的強制執行者，再來是波昂廢墟裡的職業殺手。他還在威奇托搶了家銀行。紀錄開始變得模糊，隱約，空白拉長。

有一天，在一則暗示有化學藥物介入的問訊錄音片斷裡，他說，一切都變灰了。

轉譯後的法國醫療紀錄談到，曾有一沒有身份證明的男子被送到巴黎精神病單位，並診斷為精神分裂。他變成緊張症患者，送到土倫市郊的政府機構。成了一實驗計畫受試者，該計畫應用自動控制模型，尋求逆轉精神分裂之法。隨機選取的一組患者得到微型電腦，並由學生幫助，鼓勵他們編寫程式。他痊癒了，是整個實驗中唯一的成功案例。

記錄在此結束。

凱斯在膠墊上翻身，莫莉輕聲咒罵他打擾她的睡眠。

電話鈴響。他把電話拉到床上。「是？」

「我們要去伊斯坦堡，」亞米帝吉說。「今晚。」

「那個渾蛋要什麼？」莫莉問。

「說我們今晚動身去伊斯坦堡。」

「還真是太棒了。」

亞米帝吉唸出航班號碼和離境時間。

莫莉坐起身，打開燈。

「我的裝備呢？」凱斯問。「我的控制台？」

「芬會搞定，」亞米帝吉說，然後掛線。

凱斯看著她打包行李。她眼下有黑眼圈，即使包著那固定模具，仍像在看一場舞蹈。沒有半點多餘動作。他的衣服皺巴巴堆在他袋子旁邊。

「痛嗎？」他問。

「我在秦那兒多留一晚會好些。」

「妳的牙醫？」

「沒錯。非常謹慎。公寓模架一半是他的，完備的診所。專門幫武士整復。」她拉上袋子拉鍊。

「去過那個斯坦堡？」

「一次，待過幾天。」

「一成不變，」她說。「破老城。」

「我們去千葉那次就像這樣，」莫莉說，自列車窗外望，凝視著轟擊後工業區的月球表面景觀，地平線上紅色信號燈警告飛機遠離核融合工廠。「我們在洛杉磯。他走進來說打包，我們便訂飛機到澳門。到了那，我在葡京酒店玩翻攤，他過境去中山市。第二天我就在夜城扮鬼糾纏你。」她從黑夾克袖子裡拿出一條絲圍巾，擦亮她眼睛的嵌鏡。北蔓生地的風景喚起凱斯童年的凌亂回憶，一塊傾斜的高速公路水泥石板裂隙中，死草叢生。

離機場十公里處，列車開始減速。凱斯望著太陽自童年地景中上升，從煉油廠碎裂的礦渣和**銹蝕**的外殼中冉冉升起。

麥卡托投影 Mercator projection The Mercator projection is a cylindrical map projection presented by the Flemish geographer and cartographer Gerardus Mercator, in 1569. It became the standard map projection for nautical purposes because of its ability to represent lines of constant true bearing or true course, known as rhumb lines, as straight line segments. 麥卡托投影是最常見的投影，特徵為每一格都是方形，緯線的相距隨緯度上升而增加。這種圖的優點在於其擁有正形的特質，看起來和地球儀上的大陸基本上是一樣形狀的，只不過它的缺點是非等積，在高緯度時面積會放大，到南北極更會是無限大。在低緯度的地圖上常用此投影。

貝雅露區在下雨，租來的賓士車從謹慎的希臘與亞美尼亞珠寶商黑暗的鐵窗前駛過。街道空盪，僅有人行道上一些披著暗色外套的形體，在車過時轉頭凝視。

「奧圖曼時期，這裡是伊斯坦堡繁榮的歐洲區，」賓士低聲咕嚕。

「所以現在衰敗了，」凱斯說。

「希爾頓在順夫里耶特大街，」莫莉說。向後靠上車內灰色合成麂皮。

「亞米帝吉為什麼一個人飛來？」凱斯問。頭疼。

「因為你讓他不爽。你是讓我很不爽。」

他想告訴她柯托的故事，但決定忍下來。飛機上，他用了安眠藥貼布。

機場出來的公路筆直，如精準一刀切下，劃開城市。他看著木造屋瘋狂的拼湊牆在窗外飛逝，集合式公寓，生態建築，陰暗的大片住宅規劃，更多層板與波形鐵皮築起的牆。

芬，穿件新的新宿西裝，上班族黑，被放逐在希爾頓大廳淡藍地毯海中一張天鵝絨扶手椅上，陰鬱地等候。

「老天，」莫莉說。「老鼠穿西裝。」

他們穿越大廳。

「他們付你多少讓你來這，芬？」她袋子擱在扶手椅旁。「相信不會比付你穿這西裝來得多，對吧？」

芬縮入上唇。「總是不夠，甜心。」他遞給她一把附著黃色圓牌的磁鑰。「已經登記了。頭兒在樓上。」他東張西望。「這個城市糟透了。」

「他們把你從球體建築拉出來，你就得了空曠恐懼症。假裝這是布魯克林還是類似的地方。」她指頭轉弄著鑰匙。「你在這是幹貼身男僕還是什麼？」

「我是來查查某人的植入，」芬說。

「我的平台如何？」凱斯問。

芬眨眼。「一切照協定來。問老闆。」

莫莉的手指移入外套陰影，瞬間假動作。芬瞧著，點點頭。

「沒錯，」她說，「我知道是誰。」她朝電梯方向扭扭頭。「來吧，牛仔。」凱斯拎著兩提袋尾隨。

他們的房間貌似他在千葉第一次與亞米帝吉會面的房間。他走向窗戶，早晨，幾乎期待看見東京灣。對街有另一座飯店。雨仍在下。幾名代書在門口避雨，透明塑膠布包起他們舊式的語音印表機，證明書寫文字在這仍受到重視。一個蕭條的國度。他望著一輛使用原始氫電池轉換能的鈍黑色雪鐵龍轎車，吐出五名表情陰沈，綠色制服皺巴巴的土耳其軍官。他們走進對街飯店。

他轉頭望了床一眼，看了看莫莉，她的蒼白令人驚心。她把微米孔固定模具留在他們庫房床台上，經皮接受器旁邊。鏡片反射出房間部分光源裝置。

電話還來不及響第二聲前他就拿起話機。「很高興你醒著，」亞米帝吉說。

「剛醒。小姐還躺著。老闆，我想是時候我們該談談。如果我比較了解在幹些什麼，工作會做得更好。」

電話那端沉寂。凱斯咬唇。

「你知道你該知道的。或許還多些。」

「是這樣嗎？」

「穿好衣服，凱斯。叫她起來。十五分鐘內你會有個訪客。名字是特西巴希降。」電話輕聲低鳴。亞米帝吉掛線。

「起床，寶貝，」凱斯說。「幹活了。」

「我已醒來一小時。」鏡面鏡片轉過來。

「有個澤西貝斯強要來。」

「你很有語言的音感喔，凱斯。打賭你帶點亞美尼亞血統。那人是幫亞米帝吉監視里維耶的眼線。拉我一把。」

特西巴希降現身，一個灰西裝，戴金框鏡面鏡片眼鏡的年輕人。白襯衫領口開著，露出一叢黑毛，濃密到凱斯一開始以為是件「恤」。進門時端著希爾頓黑色餐盤，上頭排列著三小杯香味濃郁的黑咖啡，和三樣稻草色黏稠的東方甜點。

「按照你們英格利茲語所說的，我們得要對這事放輕鬆。」他似乎直瞪著莫莉，但最後還是拿下銀色眼鏡。深棕色眼眸，和他剪得極短的軍人頭髮色相配。他微笑著。「這樣比較好，對吧？不然我們會弄出沒完沒了的隧道，鏡映的鏡映……特別是妳，」他對她說，「得小心。土耳其這兒不喜歡炫

耀這種改造科技的女人。」

茉莉一口把一塊甜點咬成兩半。「這是我的戲，傑克，」她說，滿嘴食物。她嚼、吞、舔唇。「我知道你。軍方的密探，對吧？」她手慵懶滑入外套正面，伸出時亮著箭槍。凱斯不知道她帶著。

「放輕鬆，拜託，」特西巴希降說，他的白瓷小杯在唇邊幾公分處靜止。

她伸長了槍。「或許你中火藥，很多火藥，也許你中癌。一發，尿臉。你就幾個月什麼也感覺不到。」

「拜託。你們在英格利茲語裡叫這個……讓我皮繃得很緊……」

「我叫這個爛早晨。現在跟我們說說你的人，然後滾蛋。」她收起槍。

「他住在芬內爾，古爾罕湖道二號。我掌握了他每晚到市集走的『地道』路線。最近他在葉尼謝希爾皇宮酒店表演，那是觀光風的現代場地，但演出安排得讓警方也表現出相當興趣。葉尼謝希爾管理階層緊張起來了。」他微笑，散發出金屬刮鬍水氣味。

「我想要了解植入，」她說，按摩著大腿。「我要確切知道他到底能做什麼。」

特西巴希降點點頭。「能做到最狠的，是你們英格利茲語裡說的——下意識那套。」他唸出那個詞，拆成五個仔細咬字的音節。

「左手邊，」賓士說話，駛過雨中的迷宮街道，「是黃金大市集。」凱斯身旁，芬發出讚賞的聲響，但看著方向錯誤的一邊。街道右邊林立著小型廢鐵廠。凱斯看見一個拆開的火車頭，疊置在佈滿鏽斑的溝紋大理石破碎長片上。無頭大理石雕像如柴薪堆置。

「想家？」凱斯問。

「爛地方，」芬說。他的黑絲領帶變得像磨光的打字色帶。新西裝翻領上沾有土耳其烤肉醬汁和煎蛋渣的圓形裝飾。

「嘿，澤西，」凱斯對後座的亞美尼亞人說，「這傢伙的玩意哪兒裝上的？」

「千葉市。他沒有左肺。另一邊功能提高，你們這麼說的？誰都可以買到這些植入，但這個特別厲害。」賓士突然改道，避開堆滿毛皮的氣球輪胎運貨馬車。「我曾在街上跟蹤過這傢伙，看到自行車只要接近他就摔倒，一天內一打。在醫院找到車手，情節都一個樣。一隻蠍子停在手煞車旁……」

「『所見即所得』，是吧，」芬說。「我可以看見這傢伙的矽圖式。很炫。他想像，你看到。我想他能把想像集中成脈衝，然後輕易燒掉視網膜。」

「你有把這告訴你的女性朋友？」特西巴希降前傾，塞在合成麂皮桶型座椅間。「在土耳其，女人還是女人。這個……」

芬哼聲。「你招惹她的話，她會讓你戴著自己的睪丸當蝴蝶結。」

「我不懂這個講法。」

「沒差，」凱斯說。「是要你閉嘴。」

亞美尼亞人坐回座位，留下刮鬍水刺鼻的金屬味。他開始對著一台三洋無線收發器絮語著希臘語、法語、土耳其語、和破碎的英語片斷組成的奇異雜燴。收發器回以法語。賓士平穩轉過一個街角。「香料市集，有時稱為埃及市集，」車子說，「建於1660年哈蒂斯蘇丹早期市集舊址。此處為本城香料、軟體、香水、藥品等貨物之中央市場。」

「藥物，」凱斯說，望著雨刷來回刷過防彈的力顯聚碳酸酯窗。「澤西，你之前說到這個容易抓狂的里維耶，跟這有關嗎？」

「古柯鹼和鹽酸配西汀的混劑，沒錯。」亞美尼亞人回到他和三洋的對話。

「配西汀鎮痛劑，過去都這樣稱呼那玩意，」芬說。「他是嗎啡海洛因混劑『快速球』派大師。跟你混一起的都是有趣的人，凱斯。」

「無所謂，」凱斯說，豎起外套衣領，「我們會替那倒霉的渾蛋找個新胰臟還是什麼。」

一進入市集，芬明顯精神一振，封閉感和人群密度似乎讓他很舒服。他們和亞美尼亞人沿著大廣場行走，頭頂上是佈滿煤灰污點的塑膠布，和來自蒸氣時代的綠漆鐵製品。近千個懸浮廣告扭曲閃爍。

「哇，老天，」芬說，抓著凱斯的臂，「瞧瞧那個。」他指著。「是匹馬耶，老兄。你看過馬嗎？」

凱斯瞥了那防腐處理過的動物一眼，搖搖頭。在一台座上展示，靠近賣鳥與猴子的場所入口。那玩意的腿受遊客經年撫摸，已磨黑無毛。「在馬里蘭見過一次，」芬說，「那是大流行病後整三年。還有阿拉伯人試著從DNA建構這玩意，但都掛點。」

那動物棕色玻璃眼似乎尾隨著他們行經的身影。特西巴希降領他們進入靠市場中心一間咖啡館，房間天花板低矮，像是連續經營了幾世紀之久。穿著髒污白外套的瘦小男童侍者，閃避擁擠的桌子，保持手中鋼托盤上土耳其啤酒和小玻璃杯茶平衡。

凱斯從門口小販買了包頤和園。亞美尼亞人對著三洋咕囔。「來吧，」他說，「那傢伙行動了。」

每晚他都走「地道」來市集，跟阿里買他的混劑。你女人就在附近。來吧。」

一條老巷，太老了點，牆垣是切割下來的黑岩塊。崎嶇不的人行道，聞起來有石灰岩吸收一整個世紀滴落的汽油味。「什麼屁都看不見，」他輕聲對芬說。「對肥肉來說這無差，」芬說。「安靜，」特西巴希降說，頗大聲。

木頭輾壓過石頭或水泥。入巷十公尺，楔形黃光灑落溼圓石，擴延開來。一個人影站出，柵門再次刮地關上，黑暗籠罩窄巷。凱斯顫抖。

「就是現在，」特西巴希降說，從市場對街建築頂端射出燦亮白色光柱，將古老木門旁纖瘦的人影釘在完美的圓圈中。明亮視線向左射，向右，然後那人崩落。凱斯想有人開槍。那人面朝下趴著，金髮襯著古老的石頭顯得蒼白，癱軟的手白晳悲傷。

照明燈不為所動。

倒下男子的夾克背面起伏潰裂，血噴灑上牆與門口。一對不可思議的長手臂，束束筋腱，在強光中呈灰粉紅屈伸。那東西似乎從人行道上，從那堆曾是里維耶的血淋淋無生氣崩毀裡，把自己拉起。兩公尺高，雙足站立，看似無頭。然後慢慢轉身面向他們，凱斯看見是有頭，但無頸。沒有眼睛，皮膚泛著內臟濕潤的粉紅。口，如果那是口，環狀，錐形，淺，沿邊長出活躍的毛或鬚，閃閃如黑銘發光。那怪物將衣服與肉身的破片踹到一旁，走了一步，走動時口像是在掃瞄著他們。

特西巴希降以希臘語或土耳其語說了些什麼，然後衝上那東西，雙臂展延像要跳窗的人。他穿過那怪物。迎向光圈外黑暗裡手槍的焰光。碎石颼颼越過凱斯頭頂，芬拉他蹲下。

屋頂的光消逝，他眼睛剩下槍火、怪物、和白色光柱錯配的殘像。耳朵鳴響。

然後光回返，來回疾動，在陰影中搜尋。特西巴希降倚著一扇鋼門，強光下面色慘白。他握住左腕，看著血自左手傷口滴落。金髮男子，恢復完整，沒流血，躺在他腳邊。

莫莉從陰影中現身，一身黑，箭槍在手中。

「用無線電，」亞美尼亞人說，咬著牙。「叫馬穆來。我們得把他帶離這。這不是個好地方。」

「小王八蛋幾乎得逞，」芬說，站起身時膝蓋嘎吱大響，沒什麼用地拍拍褲管。「你在觀賞恐怖秀，對吧？不是把碎肉餅丟出視線外那種。可真是帥。好了，幫他們把他拖離這兒。他醒來前我得好好檢查那裝置玩意，讓亞米帝吉花的錢值得。」

莫莉蹲下撿起什麼。一把手槍。「南武式，」她說。「好貨。」

特西巴希降哀鳴一聲。凱斯看見他大部分的中指沒了。

城市浸潤在黎明前的蒼藍，她告訴賓士帶他們到杜伯奇皇宮。芬和名叫馬穆的巨大土耳其人，將失去意識的里維耶帶離巷弄。幾分鐘後，一輛風塵僕僕雪鐵龍抵達，來接瀕臨昏迷的亞美尼亞人。

「你是個渾蛋，」莫莉對他說，替他開門。「你應該不要胡亂行動。他只要一走出來，就在我視線範圍。」特西巴希降瞪她。「反正我們跟你結束了。」她推他進車，甩上車門。「再見到你，就把你幹掉，」她對著染色車窗後蒼白的臉龐說。雪鐵龍輾著碎石駛離巷弄，笨拙轉彎上了幹道。

賓士此刻輕聲駛過甦醒中的伊斯坦堡。他們經過貝雅露「地道」站，加速行過無人的後街迷宮，破敗公寓讓凱斯迷濛憶起巴黎。

「這是什麼？」他問莫莉，賓士停在圍繞著後宮的花園邊緣。他無神凝視著巴洛克風格聚合體，稱之為杜伯奇。

「類似國王的私人妓院，」她說，下車伸伸腿。「在這養一大堆女人。如今成了博物館。有點像芬的店，什麼都堆到這，大鑽石，劍，施洗者約翰的左手……」

「像在培養槽裡？」

「才不。死的東西。把它裝入黃銅手這玩意，邊上留個小窗口，好讓基督徒親吻祈求好運。大概一百萬年前從基督徒手中搞來，然後從來不擦一下那該死的東西，因為是件異端者的聖物。」

後宮的花園裡黑鐵鹿鏽蝕。凱斯走至她身旁，看著她靴尖踩碎被晨霜凍立的亂草。他們走在一條冰冷的八角石板路鋪成的小徑旁。冬天在巴爾幹半島某處，伺機而動。

「那個特西，是B級人渣，」她說。「他是秘密警察。刑求者。也很容易被收買，亞米帝吉開的價碼便足夠。」潮濕的林木環繞他們，鳥兒開始啁啾。

「我做了妳交代的事，」凱斯說，「倫敦那件。我得到些情報，但不清楚其中意義。」他告訴她柯托的故事。

「嗯，我知道那個嘯拳裡，沒有人的名字叫亞米帝吉。查過。」她撫摸著鐵母鹿鏽蝕的側腹。「你認為是個小電腦拉他出來？在那間法國醫院裡？」

「我想是冬寂，」凱斯說。

她點點頭。

「問題是，」他說，「妳認為他知道自己就是柯托，之前的自己？我是說，他進病房時，其實誰也

不是，或許冬寂只是……」

「嗯。從無到有建構出他來。是沒錯……」她轉身，他們繼續走。「不無道理。你知道的，那傢伙沒什麼生活，私底下的他。我印象所及，完全沒有。你看到這樣的傢伙，你會想他獨處時會做些什麼。但亞米帝吉不會。就只是坐著盯著牆看，老兄。然後什麼東西喀的一聲，他就進入高速檔，為冬寂辦事。」

「那為什麼還在倫敦搞私藏？懷舊？」

「或許他根本不知道，」她說。「也許只是用他的名字，是吧？」

「我不懂，」凱斯說。

「我只是想說……」有多聰明，凱斯？」

「看情況。有些不比狗聰明。寵物。總之很貴。真正聰明的，圖靈的條子願意讓它們多聰明就多聰明。」

「你看，你是名牛仔。為什麼不會對這種東西發狂著迷？」

「嗯，」他說，「首先，那種」極罕見。聰明的AI多半隸屬軍方，而且我們破不了冰。所有的冰都來自軍方，妳知道？然後是圖靈警察，很糟的條子。」他看著她。「我也不懂，只是跟整個經驗無關。」

「操碼手都一個樣，」她說。「沒想像力。」

他們來到一座寬廣的矩形池塘，塘內鯉魚依偎某種白色水生花朵的莖幹。她踢一顆散落地圓石入池，看漣漪擴散。

「那是冬寂，」她說。「這是樁大買賣，我看來如此。我們在小波浪變得過寬的地方，看不見落在中心點的石頭。我們知道有東西在那兒，但不知道原因。我要知道原因。我要你去跟冬寂談談。」

「我無法接近它，」他說。「妳在作夢。」

「試試。」

「沒法做。」

「問問腦死線。」

「我們想從那個里維耶身上得到什麼？」他問，希望轉換話題。

她朝池塘吐痰。「天曉得。一見他我馬上想幹掉他。我看過他的側寫檔案。他這種人是強迫症猶大。除非他知道自己的慾望對象被他出賣，不然得不到性快感。資料這麼說他。被他出賣的人得先愛他。或許他也愛她們。這也是為什麼特西很容易替我們設局逮他，他待在這已經三年了，專向秘密警察密告政治犯。或許伸出趕牛電棒時，特西會讓他看。三年內十八個。所有女子都在二十至二十五歲間。這讓特西留在對付異議人士。」她手插入夾克口袋。「因為他只要找到真正想要的人，就會想辦法讓她政治化。他的人格就像現代黑豹外衣。側寫報告說這是種罕見人格，估計幾百萬人中才一個。我想，這算是對人性還未完全失望的好話。」她盯著白色的花，遲鈍的魚，一臉不爽。「為了那彼得，我想我得替自己買些特殊保險。」然後她轉頭，微笑，很冷的笑容。

「這什麼意思？」

「沒事。我們回貝雅露吧，找點像早餐的東西吃。我又得忙一晚上，今晚。必須從到他芬內爾的公寓收拾他的東西，還必須回市集，替他買些藥……」

「替他買藥？他憑什麼？」

她笑了。「他不會死在線上，甜心。而且看來他少了這特殊的癖好，便無法工作。不管怎麼說，我現在比較喜歡你，沒他媽那麼瘦排骨。」她微笑。「所以我得去藥頭阿里那補貨。」

亞米帝吉在他們希爾頓房間等候。

「該打包了，」他說，凱斯試著在那蒼白藍眸和古銅色假面後頭，找尋名為柯托的男子。他想起衛吉，千葉的衛吉。一定等級以上的行家，會傾向隱匿自己人格，這他明白。可是衛吉有其惡行，還有情人。甚至傳言說，他有小孩。他在亞米帝吉身上發現的空白，卻完全不同。

「這次去哪？」他問，走過那男人，注視下方街道。「平均氣候如何？」

「那兒沒有氣候，只有天氣，」亞米帝吉說。「喏，讀讀簡介手冊。」他在咖啡桌上放下某件東西，然後站著。

「里維耶檢查好了嗎？芬呢？」

「里維耶沒事。芬在回家路上。」亞米帝吉微笑，整個微笑的含意如同某種昆蟲觸角的振顫。他伸手戳戳凱斯的胸，腕上的金手鐲清脆叮噹。「別自以為聰明。你體內那些小膠囊已露出損態，而你不知道到什麼程度。」

凱斯保持面部平靜，強迫自己點點頭。

亞米帝吉離開後，他撿起其中一本手冊。昂貴的印刷，以英語、法語、和土耳其語寫著。自由區——還等什麼？

他們四人訂了土耳其航空飛機，自耶西勒廓伊機場起飛。中途在巴黎轉機，改搭日航太空梭。凱斯坐在伊斯坦堡希爾頓大廳，看著里維耶在禮品店的玻璃牆裡，瀏覽拜占庭時期斷片的贗品。亞米帝吉，風雨衣如披風慢掛在肩上，站在禮品店門口。

里維耶纖瘦，金髮，聲柔，英文流利無口音。莫莉說他三十歲，但很難猜出他實際年齡。她也說他合法的不具任何國籍，旅遊則使用假荷蘭護照。他是舊波昂輻射污染中心區域邊緣的環狀廢墟地帶產物。

三名微笑的日本遊客匆忙進入店內，對亞米帝吉禮貌點頭致意。亞米帝吉過度迅速穿過禮品店，也過度明顯地站在里維耶身旁。里維耶轉頭，微笑。他很美；凱斯想那五官是千葉某個外科大夫的作品。精巧之作，完全不像亞米帝吉那種了無新意的明星臉俊美拼合。男子前額高而平滑，灰色眼眸平靜悠遠。他的鼻，原本應是過於完美的雕琢品，似乎被打斷過再拙劣重置。殘暴的暗示抵消了優雅的下額與隨時的微笑。他的齒小而均勻，並且很白。凱斯望著白皙雙手把玩雕刻碎片的仿作。

里維耶看來不像前晚受到攻擊，被毒箭矛下藥、綁架，當成芬的實驗受試者，並且被亞米帝吉強迫加入他們小組。

凱斯看看錶。莫莉該從藥頭那回來了。他抬頭再瞧了瞧里維耶。「打賭你現在肯定瞞得很爽，渾蛋，」他對著飯店大廳說。一名頭髮灰白穿著白色皮革燕尾外套的義大利女士，壓低她保時捷眼鏡盯著他。他回以大大的微笑，站起來，肩揹起提袋。他需要煙，坐飛機時抽。不知道日航太空梭上有沒有吸煙區。「再見了，女士，」對女人說，女人迅速把太陽眼鏡推回鼻梁，轉過頭去。

禮品店有賣煙，但他沒興趣和亞米帝吉或里維耶交談。他離開大廳，在一個狹窄角落找到販賣

機，在一排付費電話盡頭。

他從一口袋里拉希幣摸索零錢，將無光澤的合金小硬幣一個個投入幣孔，整個過程的時代錯亂感，讓他有些開心。最靠近他的一具電話響起。

他反射性接起電話。

「是？」

微弱的和聲，微小無法辨識的語音快速傳越某個軌道的通信線路，然後像風的聲音。

「哈囉，凱斯。」

一個五十元里拉希硬幣從他手中掉落，反彈跳起，然後沿著希爾頓地毯滾出視線外。

「冬寂，凱斯。是咱們該聊聊的時候了。」

晶片的聲音。

「你不想談嗎？凱斯？」

他掛線。

走回飯店大廳時，他的菸忘了，他必須經過付費電話的長列。經過時，每具電話依序響一聲。

